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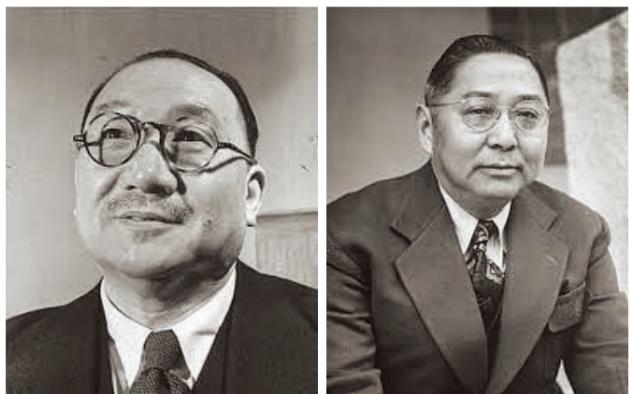
# 路漫漫其修遠兮—— 記抗戰時期故宮參加之蘇聯「中國藝術 展覽會」及其文物歸運

宋兆霖

抗戰期間，故宮博物院曾三次獲邀，選提藏品赴國外展覽。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冬於倫敦英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舉行，造成轟動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第二次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的紐約世界博覽會（New York World's Fair），惟前一年十月武漢失守，故宮文物且在西遷避寇途中，無暇兼顧，參展之議遂寢。第三次是一九四〇年元月於莫斯科國立東方博物館（State Museum of Oriental Art）開幕，繼又移至列寧格勒展出的「中國藝術展覽會」。其中，英倫借展於擴大西方文化界對中國藝術之心靈視野收效最宏，故最為人熟知。至於蘇聯「中國藝術展覽會」則因撰文敘述者少，而鮮為人知。本文即針對此一文化外交活動之點點滴滴略作說明。

## 展覽緣起與籌備

一九三九年春，蘇聯政府為促進其國內民眾對中國文化及抗戰民心士氣的瞭解，原擬舉辦一項以中國抗戰時期藝術為主題之展覽會；嗣因其人民委員會藝術部建議充實展覽內容，使涵蓋中國歷代藝術文化，以擴大影響，乃決定於莫斯科舉行「中國藝術展覽會」。負責籌備之國立東方文化博物館（State Museum of Oriental Art）旋徵得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State Historical Museum）、普希金美術博物館（Pushkin Museum of Fine Arts）、列寧格勒國立赫米塔基美術館（State Hermitage Museum）……等



圖一 孫科

圖二 孔祥熙

故宮參加莫斯科、列寧格勒「中國藝術展覽會（原名不詳）」，自文物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自貴州安順出發，迄一九四二年九月上旬運返國門，前後長踰三載。區區一項兩地借展活動，何以滯留境外時間漫長至斯？為期各界藝術文化愛好者對之有所瞭解，筆者特以所見之檔案資料，略誌其籌辦梗概與歸運過程之千迴百折如次。

十一所博物館同意，提供所藏中國文物一千五百餘件參展；復商請時在蘇聯訪問之立法院孫科院長（圖一），代向國內徵集古代文物、近代繪畫雕塑、民俗工藝品、抗戰宣傳文件照片等，參與其事。五月間，行政院孔祥熙院長令「交內政部、教育部、故宮博物院，並函中央研究院會商辦理」（圖二）。六月初，相關各部院集議，咸認為展覽有助增進兩國文化交

流，宣揚我國軍民抵抗侵略之堅定決心，遂建議「其精品可運往國外展覽者，由教育部接洽酌量辦理」；又古代文物由故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等文化機構提供，現代藝術及宣傳品部分，則由教育部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合作徵集。全案嗣經提交行政院第四一七次會議審查，議決「文物由各機關酌選運俄，但不得贈送，運輸宜循陸路」。另中蘇文化協會邵力子副理事長（時亦為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亦受邀參與（圖三），協助推動展品徵集運送事宜。

故宮博物院接獲行政院訓令後，「即著手籌備，當就運存貴州安順縣華嚴洞精品中提出唐宋元明清繪畫及繡絲五十件、古玉四十件、銅器十件，妥為包裝，即用上次參加



圖三 邵力子

工藝品陳於後。窗外安設鉛絲網，內施紫、黃、白等色幔帳。安置有濕度表、溫度表，以驗室內燥濕及溫度。文物陳列依時代為次，同時期作品則以類列，庶便比觀。所有佈置，至十二月中旬始行就緒；而展品目錄說明，則至十二月杪方行印出。

一九四〇年元月二日，展覽會正式揭幕，應邀觀禮之蘇聯黨政軍要員、名流仕紳、各國外交人員、藝術界與民眾團體代表，幾達三千人（圖四、五）。蘇聯人民委員會藝術部副



圖五 故宮博物院勵乃驥（右）與傅振倫於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合影（取自《傅振倫文錄類選》）

部長薩拉多尼多夫（原名不詳）主持開幕時，除預祝我國抗戰勝利外，亦盛讚中國藝術文物精緻優美，而繪畫尤為蘇聯藝術家臨摹學習之最佳對象。次日起，展覽會對外開放參觀，每週六天，時間為中午十二時迄晚間七時；學生與未成年觀眾入覽時間，則為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又東方文化博物館曾集訓「參觀指導員六人，授以中國歷史、藝術等知識」，於現場採收費方式，提供講解服務。展覽期間，「觀眾每日平均五百人，



圖六 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會場一景（取自「故宮文物南遷史料展」網站）

各出品足供重要參考，故至早三月底閉幕，甚希望中國允可延長。各古畫閱看均完好，……會屋用科學方法、設備，溫度四時無變，更可請放心」。至於故宮博物院勵乃驥與傅振倫兩位隨展同人，除擔任學術諮詢，解答一般問題外，亦曾「協助東方文化博物館鑒定古今藝術作品，編訂展品說明，釐定格魯哈了瓦及戴尼克博物館（原名俱不詳）所草擬中國藝術史綱目」，「以吾國傳拓器物形象之法傳授東方文化博物館職員」，並於



圖四 故宮博物院勵乃驥（左一）、傅振倫（右一）與蘇聯工作同仁於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合影（取自《傅振倫文錄類選》）

英倫國際藝展時特製之箱重加髹漆，合計裝成兩箱，並經編製詳細分類目錄」。七月十二日，「由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在昆明撥備卡車一輛，裝載中央研究院展品，而後於過安順時接運本（故宮博物院）院物品」。輸運路線係「循川陝公路，經甘、新而達蘇

境；惟此次撥運之車客量甚少，非常局促，中途又曾發生障礙，故於過渝時經請加撥卡車一輛，以備不虞」。二十六日，「由渝連同中央研究院展品，派：科長勵乃驥、科員傅振倫等二員押運前往」。八月七日，運輸專車（內載古物四箱及附運之徵集品九

箱）抵達蘭州。九月十六日，蘇聯派飛機接運，再於次日飛抵俄屬阿拉木圖市。二十四日，所有箱件抵達莫斯科。十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故宮博物院勵乃驥與傅振倫「會同各方代表開箱驗視，並無損失」，隨即「點交蘇聯東方文化博物館暫代保管」。由於中蘇兩國參展文物為數甚夥，東方文化博物館自十月二十七日迄十二月十六日，共召開四次審查會，邀集美術家、美術評論家、各藝術領域專門家、漢學家……等，共同「審定真偽，評定優劣，及鑒定時代」。勵、傅二氏「亦被邀到會，提供意見。雙方鑒定意見，多不謀而合」。至若借展期間文物維護事宜之籌措，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經議決，請「邵（力子）理事負責照管」。

### 展覽佈陳與開放

「中國藝術展覽會」會場設於東方文化博物館，「由正門直前，為吾國抗戰照片，滿掛壁間。又前則陳列大廳，廳分為六，又各分數間；先覽古代藝術作品，而以抗戰繪畫及其它

星期日倍之」（圖六）。當地各重要媒體，如真理報（Pravda）、消息報（Izvestia）……等等，更經常「刊登藝術消息，並發表中國藝術論文」。蘇聯藝術界對中國繪畫尤為推崇，認為「中國繪畫以毛筆濡墨為之，俄頃可寫出內心情感，實乃大眾之藝術、高尚之藝術」，且「中國畫之線條流暢優美，世上無與倫比」。

當地報刊發表三數篇專文，介紹我國參展文物、中國瓷器起源，以及殷商文化。二月底，勵、傅兩氏奉行政院令，先行啓程返國；展品相關事務，則託我駐蘇聯大使館照料。

### 展覽結束與歸還

「中國藝術展覽會」會期原定為兩個月，「旋以各地民衆去電申請延期，準備往觀。遠方如北極、南俄，均提出申請，故決定延期閉幕」。蘇聯人民委員會藝術部或東方文化博物館何時提出申請，又我國政府為何同意改變既定時程，何時允其所請等節，由於檔案史料闕如，今人已難究其所以。一九四〇年四月，邵力子受命出任駐蘇聯大使。次年二月間，邵大使致電中蘇文化協會孫科理事長，稱「蘇聯對外交協會副會長面商，中國藝展在莫逾年，成績美滿，茲擬改在列寧格勒繼續展覽，以饗彼方愛慕中國文化與研究藝術者之願望，關於包裝、運輸等等，務期妥善」。故宮博物院獲悉後，以「是否應予同意未便擅專」，即「呈報行政院核奪，



圖七 郭泰祺

蘇聯主管機關認爲現時諸多困難，亦更危險，暫不宜輕動，以妥予保存爲宜。本館現更正式照會蘇外交部，告以奉命通知，願確知安全措施之詳情，並表示希望趕速運回」。故宮博物院以「邵大使所慮在未籌有妥善運輸辦法前未便接收，及蘇方所述目前運輸困難且多危險各節，自屬事實，若逕行派員前往迎運，殊非妥善，尤恐發生阻折，轉滋窒礙」，即於次日函請院理事會核奪辦理之法。七日，蘇聯政府照會我使館，告以其對外交協會於戰事發生後「已採取必要措施，保護中國藝術展品。目前展品仍

並函中央研究院」，亦函院理事會查照核辦。詎蘇聯政府在與我國大使館洽商的時候，已逕自將展覽移至列寧格勒國立赫米塔基美術館展出。我政府雖電令駐蘇聯大使館即刻將文物運回國內，終未能如願。三月三日，行政院遂「指令准在列寧格勒繼續展覽，並分令知照」。對於院藏文物長期滯留域外，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自然極爲關切，乃於六月十二日召開談話會，議決「留蘇文物繼續在列寧格勒展覽業已過期，宜早運回，以免損壞，惟爲顧全事實，先由會電邵理事轉與蘇方商洽再行定奪」；又「改移列寧格勒展覽一案，：限期至七月底爲度，並請轉令駐蘇大使館照辦」。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晨，德軍向蘇聯發動突擊。次日，故宮博物院以「各報均載蘇德邦交決裂，戰事爆發及蘇境各重要城鎮均已遭受轟炸消息，則列寧格勒密邇戰區，自亦斷無倖免之理」，且「未知運往展覽物品已否預有準備移離險地」；「展品若任留置，殊爲可慮」，乃就「應否由我駐蘇大使館先行收回保管，抑即

在列寧格勒，與我國愛爾米達什（即赫米塔基）宮的珍藏一起存放於安全之處」。十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原名不詳）亦函告我外交部長郭泰祺（圖七），已將我政府關切「故宮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古物之安全與起運事」轉達蘇聯政府，並承諾「俟接獲本國復電時再爲告知」。當日，蘇聯對外交協會又逕電我立法院孫科院長，仍稱文物「與蘇聯國寶一處保存，絕對安全」，然「並非謂古物尚在列寧格勒，：地點則不能說明」。

其時，邵力子大使曾就文物運回時機或安全存置地點，迭向蘇聯外交部及對外交協會商洽，並於八月間將其聯繫結果呈報行政院孔祥熙副院長（時亦爲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除確認我國文物「保存並不在列寧格勒」，亦重申蘇聯對外交協會認爲「目前長途運輸不只困難，且有危險，現與蘇聯國寶同存，絕對安全」。邵大使報告又稱「蘇方作戰堅決，我如對其所稱絕對安全地方表示懷疑，頗難措詞。：既與蘇聯國寶同存，欲其取出重運，慮亦非其所願。

設法啓運歸國之處」等節，「逕呈行政院核奪，迅籌善後辦法，並懇准先電令我駐蘇大使館速爲探查明確，及與該國對外交協會妥商目前安全存置方策」。三十日，我駐莫斯科大使館照會蘇聯外交事務人民委員部，請求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妥善保護我國借展文物。另邵大使亦接續「兩次向對外交協會洽商，據答蘇聯自身古物珍品亦甚多，必有安全措施，現正催詢具體辦法，務期真正安全」。另「趕速運回一層，此時諸多困難」。他以為，「堅請運回在彼固難拒絕，但一經接收，責任即在我方。非先有妥善運輸辦法，亦非真能安全，似須慎重考慮」。

七月三日，邵大使向我外交部回報，稱「頃據蘇對外交協會答復，蘇聯最高藝術委員會（即人民委員會藝術部）委員長赫拉姆欽柯（原名不詳）已親赴列寧格勒辦理保護古物事宜。蘇聯人民委員會有命令中國古物應與本國愛爾米達什（即赫米塔基）博物館所存最貴重物品同樣盡力，儘先妥爲保護。至起運回華，則

現擬再向蘇外部婉商，如實有困難，可否暫與蘇國寶同存，俟屆冬令再行設法」。故宮博物院以此事關乎文物安危甚鉅，特於九月十日函請院理事會「開會商討決定，以求縝密」。繼之，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以「我國留蘇展覽古物爲國人素極重視」，議決「堅請向蘇聯政府交涉，先擇故宮及中央研究院古物迅派專機飛運蘭州，至其他近代文物不妨暫緩」。二十六日，行政院即據此議訓令外交部「電邵大使向蘇方竭力交涉」，並「向蘇聯駐華大使竭力交涉」，將辦理情形具報」。三十日，邵大使「面交蘇外交部照會」，再三「說明本國爲研究教育等用途，實有即行運回此項古物之必要」，故「請其盡力設法。據答當即報告政府決定後答復，但其個人意見中國政府對此問題可請絕對放心，目前飛機皆作戰事之用，深恐特派專機飛運蘭州難以辦到」。

一九四一年九、十月之交，德軍大舉進攻莫斯科，邵大使隨各國外交使團遷古比雪夫（Kuibyshev）。中國大使館以「索回展品的任務沒有完

復接准駐蘇大使館來電知照展品行將啓運，囑早準備，以免臨時倉皇措手不及」。勵科長「經會同外交、交通兩部所派人員，將一切應辦事宜先期分別籌備妥洽，並特請由交通部包定中蘇航空公司專機備用」。四月八日，劉澤榮參贊電告佐托夫，謂我方飛機一架已在蘇聯境內，準備接運文物回國。繼之，蘇方先於五月初向邵力子大使表示，「前月：因阿拉木圖飛機場化雪積水，最近又：因戰局關係，運輸極為忙迫，不能即撥飛機」，繼於中旬通知「已決定撥車裝運至阿拉木圖，俟決定裝運日期，即正式奉告」。

據故宮博物院與各有關單位規劃之「飛運古物辦法」，交通部將「飭令中蘇航空公司哈阿航空線特派專機自阿拉木圖起運至哈密，並令渝哈航空線特派專機自哈密接運至蘭州」；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則「派遣委員在阿拉木圖監視裝機，在哈密監視換機」，且「派遣委員一人附機，沿途負責押運」。「古物統須妥爲裝箱，方可交運，其每一箱件之體積以不超過70×50×50公分爲限」；又「每機

專運一次古物及押運人員，總重量以九百公斤爲限」。輸運期間，行政院將先行「知照新疆、甘肅兩省軍警各有關當局，派隊在飛機經停之伊犁、迪化、哈密、肅州、蘭州各處飛機場，於飛機經停裝卸時妥爲保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派遣委員，於古物飛運到達蘭州時立即負責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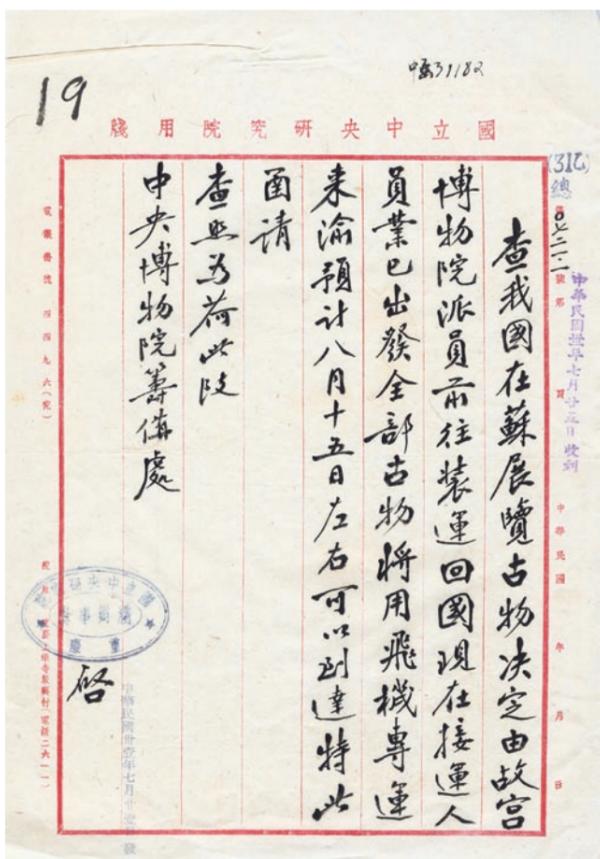
逮乎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我國參加蘇聯「中國藝術展覽會」之借展文物終於運抵阿拉木圖。勵乃驥科長「於七月十八日：由渝起程前往，二十三日飛抵迪化」（圖八）。此時，中蘇航空公司突然變更成議，謂「所包備運展品回渝專機能攜油量有限，非我在哈密、蘭州、重慶沿站供給往返應用油料，不能爲我營運」。勵科長以「接收期迫，未便遷延，除專電報告航運發生困難情形，請爲設法接濟汽油外，隨即乘三十日班機飛往阿拉木圖，與駐蘇大使館所派協助人員胡君世傑會商點收事宜」。次日，渠等即「會同：駐阿拉木圖趙領事登城，前往蘇聯外交部駐加薩克共和國辦事處，與：蘇聯國立美術院（即國立赫米塔基美術館）東方科

成，決定留人繼續工作」。十月十一日，蘇聯代表里法諾夫（原名及職務俱不詳）函告我使館參贊劉澤榮，謂縱使戰時運輸困難重重，蘇聯政府已慎重考慮中國亟欲將借展文物啓運回國的要求，並指示人民委員會藝術部及對外文化協會配合；又中國政府可就接收手續與裝運技術問題等，與兩單位接洽辦理。蘇聯代表亦透露，我國文物存置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一地；另啓運前之驗

收裝箱作業，約需時一週。劉參贊旋與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佐托夫（原名不詳）副主席聯繫，在慮及戰時飛機運輸不易安排的情況下，建議「用鐵路將展品運抵阿拉木圖，再由彼地用飛機運回中國」。

十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電邵力子大使，告以「以前運英展覽之古物展覽期滿，即行運回，即在平時亦未遲延。運蘇展覽之古物現已留蘇二年，舉國懸念。此次交涉回運乃我方

重視國寶之常情，本與戰局如何進展無關。茲又據故宮理事會鄭重決議，理事會對古物負有保管重責，堅請運回，先擇故宮及中央研究院古物，商由蘇方特派專機飛運蘭州；至其他近代文物不妨暫緩，以免運輸上給予友邦困難。仍希向蘇方竭力交涉，並盼電復」。邵大使隨即與蘇方交涉，認爲「古物從存放地點到阿拉木圖既通火車，可不堅持用飛機裝運，惟從阿拉木圖到蘭州則非用飛機不可。至驗收一層，應就使館內指派委員辦理，並應由交通部負責運回」。對此，行政院「據交通部遵擬辦法」，表示我大使館「所擬辦法尚無不合」，遂「電邵大使並分令遵照」。詎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佐托夫於十二月間約見劉澤榮參贊，稱「鐵路運輸有困難，請求延緩啓運」。



圖八 中央研究院函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我參加蘇聯「中國藝術展覽會」文物歸還事宜

一九四二年元月三日，我使館再洽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催促啓運未果。稍後，佐托夫又與劉澤榮參贊聯繫，告知蘇方啓運工作已大致就緒，可先將故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文物運出。故宮博物院隨即於一月二十八日指派勵乃驥科長赴蘇聯接運，「旋

科長路利耶（原名不詳）教授按照國際成例互驗證書，並由該辦事處主任斯米諾爾夫暨加薩克共和國藝術委員會副主席魯啓科（原名俱不詳）參加協商」，約定「八月三日在飛機場點驗」。雙方點收自故宮博物院書畫藏品始，次及中央研究院展品及中蘇文化協會徵集品，迄十二日方告完成，共裝鐵箱、木箱、皮箱、蒲包計十八件。故宮博物院借展文物大致「尙無損傷」，惟遺失「包裹唐李昭道〈洛陽樓圖〉緞袱一方及明王絳〈鳳城餞詠〉軸紅木軸頭一個，幸皆係不甚貴重之附件」。

由於返航空運之箱件體積與重量規定嚴格，勵科長等「在：包裝、裝箱時：皆預加估計，力求輕小。除中蘇文化協會樣品、贈品經營場照贈蘇聯政府外，並將各項展品添加紗布、棉絮、油紙、蒲包包紮牢固，以備長途轉運無虞損壞」。「裝箱時於每裝完一箱或一包皆隨即加鎖，標貼行政院及本（故宮博物院）院封條封固，交由蘇聯海關暫行保管，以待裝機啓運」。裝箱作業雖於八月十二日即已完成，中蘇航空公司包機卻因油料問



圖十二 馬衡



圖十一 張道藩

然山洞一座，喚作華嚴洞，內部安  
全寬敞而不潮濕，適宜戰時貯藏，  
遂決定將文物遷運至此。翌年元月  
十八日，文物由貴陽開始疏散，嗣於

二十三日安抵安順華嚴洞。  
一九四四年秋，桂林、柳州、  
獨山相繼失守，貴陽臨危。故宮博物  
院理事會為謀安順華嚴洞文物安全，  
議決將之先遷重慶；繼由駐渝總辦事  
處擇定巴縣境內飛仙岩之四川油礦探  
勘處廢置倉庫為臨時庫房。十二月五  
日，軍事委員會調派軍用卡車十五  
部，迅赴貴州接運。十八日，八十箱  
文物安抵飛仙岩臨時倉庫。次年八  
月，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故  
宮博物院重慶總辦事處旋著手規劃還  
京事宜，決定將疏散後方之文物，採  
汽車運輸方式，先於重慶集中，再  
循水路，直運南京；復商請經濟部  
同意，撥交重慶南岸向家坡之貿易  
委員會舊址，作為臨時集中庫房。  
一九四六年元月二十八日，巴縣辦事  
處八十箱文物精品運抵向家坡庫房。  
一九四七年三月，故宮博物院  
戰時西遷的各路文物已悉數於重慶  
集中。六月，文物開始由水路分運南  
京，迄十二月上旬結束，東歸還都於  
焉告一段落。

作者在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參考書目

1. 米鎮波，〈抗日戰爭時期1900件藝術展品回國始末〉，《抗日戰爭研究》，一九九六年第一期，頁二〇六至二〇八。
2. 宋兆霖（編），《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肇始、播遷、復院》，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八十九年。
3. 李寧（輯），〈有關北平故宮博物院參加蘇聯藝術展覽會經過情形史料一組〉，《民國檔案》，二〇〇七年第四期，頁十六至廿八、卅二。
4. 李福敏，〈故宮博物院大事紀〉，收錄於《故宮博物院八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頁廿一至二二七。
5. 那志良，《故宮四十年》，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五年。
6. 昌彼得（編），《故宮七十星霜》，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四年。
7. 傅振倫，〈故宮藏品再次國外展覽記〉，收錄於《傅振倫文錄類選》，北京：學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頁八五八至八六五。
8. 劉鼎銘、胡鵬海、趙雲瀾（輯），〈中央研究院揀選文物運蘇參展相關函電〉，《民國檔案》，二〇〇七年第四期，頁三至十五。



圖十 羅家倫



圖九 王世杰

題，未如期抵達接運。勵科長以「展  
品既經我方接收，一切責任均須自  
負，諸多未便，勢難再事淹留」，乃  
送電催促，「嗣蒙行政院特令航空委

員會准予撥借」油料，包機始於八月  
三十一日由迪化飛抵阿拉木圖。次日  
晨，全部箱件裝機起運，當日即抵迪  
化。其後之航程又因飛機用油告竭，  
而兩次耽擱，幸獲新疆省政府財政廳  
及甘肅省政府接濟油料，始得脫困。  
至五日飛抵蘭州，中蘇航空公司包機  
突獲交通部指示卸載返航。七日，勵  
科長接電令，特「商經甘肅省政府  
轉飭中國航空公司改裝八日班機運  
渝」。八日午後四時，「中國藝術展  
覽會」借展文物平安抵達重慶，旋由  
憲兵等沿途護送，運回故宮博物院駐  
渝辦事處暫存。

九月二十三日，故宮博物院理事  
王世杰、羅家倫、張道藩親臨重慶辦  
事處，會同馬衡院長開箱，逐件詳加  
點驗無誤，並於回國文物清冊簽名證  
明，以資徵信（圖九至十二）。十月  
一日，王、馬兩氏聯名致函故宮博物  
院理事會，說明點驗結果，復請查照  
備案。故宮博物院參加蘇聯「中國藝  
術展覽會」一事，至此正式結束。  
赴蘇借展文物返國，適逢教育部  
於重慶籌辦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

故宮博物院欲以之參加展出，故未即  
運歸安順。十二月二十五日，美術展  
覽會於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開幕。翌  
年春，展覽會閉幕後，故宮博物院始  
將文物運回安順華嚴洞，歸箱存貯。

附及

抗戰期間，故宮博物院貯置於  
貴州安順華嚴洞之文物，計八十箱，  
類多一九三五年參加英倫「中國藝術  
國際展覽會」之院藏菁華，以及初  
選、複選時予以保留之珍品，併其他  
重要文物。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  
日軍於上海啓釁，南京情勢告急。次  
日，故宮博物院即循水路，將之遷往  
漢口，再換乘火車，運至長沙，暫存  
湖南大學圖書館底層。十二月間，政  
府以長沙迭遭日軍空襲，乃令故宮再  
將之向後方移貯，經行廣西桂林、柳  
州，於一九三八年元月運抵貴陽之軍  
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南行營，繼又移貯  
六廣門花園。未久，故宮博物院理事  
會有見於日機肆虐益深，主張尋找山  
洞存放為宜。當年十一月間，故宮同  
仁於貴陽以西安順縣讀書山下覓得天